

慶鑽禧 - 遊輪南下墨西哥

鄭國輝 1957 輝社

清晨六時許，大公主號遊輪第十四層甲板上的「水平線」庭院 Horizon Court 自助餐廳食客稀疏。我捧了一盤滿載橙汁、香腸、雞蛋、水果……坐在玻璃窗旁。湧入眼簾的是白浪滔滔，隨着船的奔馳，作反方向滾滾而來。晨曦內薄霧掩蓋天空。陽光微弱地透射大海，這是一幅雄偉壯闊，氣勢恢宏，橫波萬里的畫卷。浩蕩的海洋掀起了我澎湃的思潮。歷史的浩蕩和人生的浩蕩不也如這大海一般嗎？畢業已六十年了。這是一段很悠長的歲月，包容了數不盡的事故。又彷彿一剎那間便渡過了，面對着這水光接天，白露橫海。我深深感受到自己委實太渺小，沒有甚麼值得誇耀的成就，寄存在大地中，像螻蟻般，江山永恆，人生短暫，值輝社鑽禧機緣，對生命來一反覆斟酌，能不慚愧乎！蘇軾的文句，很自然地浮現在心頭：「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剛用完早餐，趙文權施施然地步來，放下食盤，坐在我的對面，我和他有半世紀以上的交情。六十年代初，他在 Stockton 攻讀化學博士學位，每月至少有一次出來舊金山，總有聚首的機會，他和家母交談如沐春風。直至今天仍能數出和家母相處的趣聞。後來他在東岸教學，便不能時常見面了。我還記得他新婚帶着夫人蔡靜靜(也是化學博士)路過舊金山。王祖良、黃景輝、他們夫婦二人、和我一同在金龍聚餐。一晃又十多年。珊瑚禧在多倫多重逢。以後便和他們斷斷續續會面。我們曾經結伴同遊黃山、張家界、高棉等地，五年前輝社在賭城 Las Vegas 慶祝翡翠禧。文權、靜靜攜同女兒 Joyce 及小孫女 Kylie 參加。Kylie 尚未夠一歲，坐在我的身旁，很依徊親切。三年前靜靜不幸辭世，文權每年總來舊金山探訪女兒、女婿。Kylie 見到我便認得我。第一次見面，她還在襁褓中。可見得這小女孩確實冰雪聰明。如此道來，我們有四代交誼，這的確是緣份了。文權於是成了遊輪內我的忠實遊伴。當然在船內經常見面的還有江達信、黃秉權和陳瑞君夫婦、方鋒培和馬良卿夫婦。當我見到深交多人都在船上，不覺聊以自慰。這不是少許成就嗎？塵世中的功名利祿，倒算不得甚麼了。

四月二日是在船上的第二天，領隊孫必興召集近五十人於上午九時半聚集於第五層甲板上的 Michelangelo 餐室作見面禮，我見到一批新面孔，是從芝加哥來的陳滇生班來的好友十一人。三年前大公主號遊輪上溫哥華，滇生因原居地天氣惡劣，飛機停航，未能如約。此次加倍補償。她帶來的小團內有忠社梅松沛夫婦，何營夫婦，瑩社李偉方夫婦。我只有機會和梅松沛交談，是遊第一站 Santa Barbara 回程時。他是頂友善健談的。

孫必興請我們作自我介紹。有說他的職業，有說他的家庭兒孫，有說他的居室環境。輪到我時，沒有甚麼好說的，只好拉雜說幾位和我相識六十多年的同學作塞責。孫必興在小學時和我一同寄宿，淋浴後一同排隊站在女舍監楊望生前接受檢閱，制服是腰圍一條毛巾。如她發現身上仍存有「老泥」，她必用間尺敲擊手背作懲戒。說到此處，哄堂大笑。

我初三讀了第一段考便移民到舊金山。初三信江達信和我同班。五年後在柏克萊 Berkeley 大學一學生宿舍碰到他，因為他的表弟同住一處，他是我輝社中交情最深之一。數十年如一日，我曾在他 New Jersey 府上和 Wisconsin 農場作客。逝去的嫂夫人陳御蓮對我關懷備至。望風懷念，不勝嗚呼。達信因商務到

舊金山頻仍。我們有很多見面的機會。

因為劉紹貽作引線。一九五七年時我重見翁希傑，那時他在 Sacramento 讀大學，後來他服務於舊金山灣區一大化學工廠。住在我的隣近，更作通家之好，我外出旅行時，家母常蒙他的照顧。葉秀瑜下嫁給他時，我有幸作他伴郎。說起劉紹貽，沒有音訊五十年。四年前在台山遇到他當年在洛杉磯 Cal Tech 的同房，告訴我他已去世多年了。

一九五八年在物理課 Physics 4A 的講堂內，見到二似曾相識，熟口熟面，原來是何汝顯和王曦光。他們都是很喜歡旅行的，曾多次結伴同遊。半年前曦光病逝，他去世前作了一非常好的事。有一位老大哥(和我一同遊波羅的海三小國)患上鼻咽癌，也是曦光的宿疾。一年前吞吃食物有困難，詢問曦光，因為曦光介紹自己的醫生給他，他安慰這老大哥，說他自己的身體轉弱，是其他疾病導致，與幅射手術無關，放心治療，自然會好的，其實他們都是幅射破壞了喉頭的纖維，成肌肉鈣化，吞食自然成問題。

我最大的驚喜是見到李佐明、高美葆夫婦，他們住在多倫多，輝社金禧同遊東埔寨。「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高美葆畢業於廣州銳社，是已故前香港培正同學會總編輯高雁雲學長的掌上明珠。高伯與我作忘年交。我在舊金山讀完全部高中課程，大學時修英國文學，所以寫作全用英文。見到了高伯，他鼓勵我用中文寫文章，於是寫下第一篇遊記「邊城小故事」是述我從蒙古入中國，在蒙古邊城札門烏德的經歷。一九八四年我乘火車從倫敦，經巴黎、柏林、華沙、入俄國的列寧格勒、莫斯科，再渡中亞細亞的布哈拉 Bukhara、撒馬爾罕 Samarqand、塔什干 Tashkent。最後穿西伯利亞的 Irkutsk 抵達外蒙古的烏蘭巴托 Ulan Bator。佐明的身段很標準，原來他每日晨泳一小時，他們的大公子現居舊金山，我囑咐他們和灣區同學作密切聯繫。

這是我第二次坐大公主號遊輪了，有八日在船上渡過。船上有很多節目，除了頭三晚和各同學忙於聚舊外，我選擇參與一些，男高音 Louis Gazzara 是一位很年青的歌手，他的演唱會包括了各類音樂。我最欣賞的是他唱 Puccini 歌劇 Turandot 的插曲 Nessun Dorma，音符高處響徹雲霄，直逼 Pavarotti 的項背。謝幕曲是 Unchained Melody，用兩種唱法，先用古典式，令我記起一九五七年在舊金山 Lowell High School 時，美國歷史同班同學 Bill Williams 在中午小息時喜歡唱此歌，已是六十年前塵往事，未知故人無恙否？後用搖擺式，大有 Elvis Presley 的遺風。

Princess Theatre 的歌舞劇 Born to Dance 非常轟動，座無虛席。它容納了從四零年代到現今的百老匯名劇，從 Oklahoma 至 Hamilton，用歌唱和舞蹈演繹出來，每一劇只有一小節，當我被吸引到難解難分之際。場面、服裝、歌舞者突然換了，舊的仍在餘音繞樑，新的在笑臉迎人了。

魔術表演亦很出色，表演者說「攔腰斬斷」有三種技巧，(一)是鋸柔軟可隨意轉角度，(二)是受刑女郎有輕功和內功，身體可超尋常擺動，魔術師說他用的第三種，但不闡明其方式，只見他用簡單的「金鐘罩」蓋着女助手，用鋸將罩連女子切為兩段，使觀眾瞠目結舌，嘆為觀止。我看了二場電影，一是兒童電影 Monster Truck，那電腦製成的墨魚很生動可愛。老頑童黃秉權看得津津有味，二是現在的熱門貨 La La Land。使我很失望，離開 Vista Lounge 時見到霍秀森出

來，她也不明白為何這沒有故事情節的電影如此膾炙人口。

遊輪亦設備大賭場，當然不能和 Las Vegas 相比。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江達信告我在此大有斬獲，幾乎可撈回船票。要明白他是很靈活精明賭客。上岸前夕，文權和我在下午稍試運氣，玩吃角子老虎。秉權和鋒培站在旁邊觀戰。吃角子機不是我熟悉的。只有輸入，很少回餽，突然達信行過，將一隻龍蝦頭塞在我手中。「祝好運」。有了新的火藥，稍有起色。片刻王祖良的二哥祖棠行到身邊，詢問戰績。機內五犬齊吠。連環扣轉動七次，打出贏了七元。此乃 Penny 機。是很好的成績，這是祖棠給我帶來運氣。收手時只輸了二十元。供給我娛樂個多小時，頗為滿足。

最精彩的消磨時間是在第十四層甲板上的水平線庭院內品下午茶。黃開旺和黃笑珍夫婦、何汝顯和蔡煒幗夫婦、應義勇和陳麗蘋夫婦、姚慶同和李雪雯夫婦都是此間常客。我們懷舊說今。談及同學們近況。得悉有幾位同學因病很難外出，自翡翠禧後有幾位已離開了我們。喜訊是他們的兒孫也陸續長大。用唐朝寶叔向二句詩作總結：「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令人感慨萬分。

最令我黯然神傷的，余定邦從香港傳來電訊，社長蕭沛錕嫂夫人張小桃女士已於四月四日辭世，她比我們年青十多年，想不到快步走下人生列車，沛錕夫婦和我們在中國旅遊不下六次。共同生活給我對小桃有深切的認識。還記得那年準備從成都沿岷江北上九寨溝，她堅持要用一部比較新的汽車以應付崎嶇難行的山路。在長春時導遊葉長青帶我們到一油漆未乾的餐室。她拒絕進內，我們剛從吉林趕回，天色已晚，腹如雷鳴，饑不擇食，只有她站在外面等候，沛錕只好出外相陪。她從澳洲帶來各式小食，在旅遊車上分餉各團友。她的熱情、明朗、堅強、豪邁的個性時常在腦海縈迴。「三姑娘，你安祥地躺在主懷，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回家後立即電話香港培正同學會，和代我植字的幸小姐詳談，得悉小桃已纏綿枕席多時，彌留時的景象很是可怕，雖然這是人生不能避免的。

朱一美剛從香港回來，說起鑽禧事宜傅偉華擔起大旗。她辦事能幹妥捷。金禧時已眾目共睹。呂華焰負責召集廣州同學。魯德華、朱一美提議在香港同學日輝社鑽禧典禮前往緬甸旅遊。霍秀森、翁希傑和我深表同意。魯德華、霍秀森款待同學，豪氣干雲，遠勝鬚眉，我深表敬佩。方鋒培說：「大概這是輝社最後一次慶祝罷。」我回答：「不！以後還有藍星禧、金鑽禧、鉑銀禧、橡樹禧、至尊禧。只要青山仍在，壽星常照，何愁沒有見面之期。」

遊輪沿加利福尼亞州的海岸線南行，共停四站，首站聖地巴巴拉 Santa Barbara。加州海岸線在 Santa Barbara 北部郊區 Point Conception 像肘(臂彎)一樣闖靠近入太平洋，朝西的海岸突轉朝南，涼浸浸的北水和暖溫溫的南水在此融匯。北加州崎嶇粗獷的山林區突變為多平野海灘的南加州。Santa Barbara 地處南北加州分界上。

船在海心拋錨，要用接駁小艇運送乘客到岸上。四月三日星期一上午，我和趙文權、方鋒培、馬良卿、胡露施、霍秀森踏進第五層甲板上 Michelangelo 餐廳，早見到黑壓壓、沉甸甸一大堆人在等候。有服務員分派每人一張登艇票，一瞥下是頗高的號碼，原來要往 Santa Barbara 的乘客很多，接駁小艇客量

有限，要憑號碼分批登艇，二十分鐘後，江達信和劉湛平到來。達信要我照顧他的越南兒時好友一同離船。達信娶媳婦時，我曾和湛平在波士頓同房三天，也是很熟落的。幾年前他有一小中風，影響了他的行動和說話。我一看他的票號，比我們的高近一百，絕不可能同艇，露施對我說：「你帶着湛平，若稽查員審問再解說。」好不容易輪到我們一批號碼，湛平緊跟着我，登上接駁小艇，沒有人詳細檢閱票號。

在 Michelangelo 等候時，孫必興、吳冰明給我們一很好的「貼士」。若時間不夠充裕，只能看一景點，絕不可錯過 Court House，登高塔可鳥瞰全城風光。在小艇碼頭踏入每人只收二毫半的公共汽車，駛進 Santa Barbara 市區。Santa Barbara 是一非常美麗的小城，依山臨海。奶白色的樓宇都點綴些一捲捲，一束束的小紅花 bougainvillea，配以些牽藤引蔓的長青葉，真是紅香綠玉，崇光泛彩。海灘旁一列高高的棕櫚樹，溫煦的春風拂過，略呈顫動。白石海岸下洶湧着藍寶石般的太平洋，很多房屋顯示出西班牙和摩爾 Moorish 風格。幾疑法國南和意大利西北瀕地中海的 Riviera 移植到南加州來。車子在康莊大道 State Street 緩緩前進。兩旁是闊綽的行人道在高大的棕櫚樹蔭下，燈柱旁吊着植滿五彩的花籃，濃添了歐洲地中海情調，兩旁都是些時裝店、旅遊紀念品店、酒吧、餐室、小戲院和旅館，爭妍鬥艷，各呈異姿吸引行人視線。其中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 和 Granada Theatre 最為醒目。

我們在 Court House 站下車。劉湛平是旅行家。曾獨自闖中東 United Arab Emirates。喜歡往各處拍照，我叮嚀他牢記汽車站地點，汽車顏色和號碼，要在四時半前回碼頭乘小艇，他離我而去。

Santa Barbara County Court House 是一九二九年的建築物。四座建築物連在一起佔地一個街口，是一出類拔萃的地中海風格。裡內有高高的天花板，瓷磚砌的地台，懸掛了很多水晶分枝燭台，牆邊畫滿了宗教主題的壁畫。El Mirada 是高達八十五尺的石塔。我們乘電梯上頂。遙望巍峨的 Santa Ynez Mountain 和太平洋的清波濁浪。密密麻麻的雅緻樓房，佈滿其中。孫必興行到我的身邊，向其中方向一指，賈士元、郭詩玲府上就在那裡。遺憾地他們因士元突然身體感覺不適取消遊河。

四月四日清晨船在長灘市 Long Beach 靠岸。Long Beach 是南面緊依偎着洛杉磯的外港。這是一舟楫頻繁的港口，有優良的碼頭供給世界各地商船停泊，成為加州第七大城市。曾在海上稱霸多年(一九三六至一九六七)的遊輪 Queen Mary 永久留在 Long Beach，就在大公主號的毗鄰，現蛻變為餐室、旅館、娛樂場地和博物館。大公主號的乘客受特別優待，入場券減收為十元。Queen Mary 有悠長深厚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徵用為運兵船，無數叱吒風雲的名人曾寓居於此。當然目睹了很多人世滄桑和悲劇，在船上亡身的人物陰魂不散，經常在晚間出現，晚上有「訪鬼遊」，無奈大公主號已於五時半啟航南下，剝奪我參加的機會。我一生中曾參加二次恐怖夜遊：一是倫敦的 Jack the Ripper Night Tour，蒞臨一八八七年殺人王將五位妓女開膛剖腹的場地。二是賭城 Las Vegas 的鬼屋墳場遊，都是講解員說得有聲有色，趣味盎然。

離開了碼頭，在汽車站等了近四十分鐘，方踏上 Passport 線汽車。經過馳名美國的水族館，在 Long Beach 的鬧市 Pine and Third 站下車。我們在街頭躊躇了大半個鐘頭，行到集會中心 Long Beach Area Convention & Visitor Center，牆

邊掛滿色彩繽紛的旗幟，能遙望繁忙的海港。方鋒培在此拍了些紀念照。我心想水族館站下車會多點睇頭。回船午餐後鋒培嫂提議下二站買票參加岸上城市遊。晚飯前趙文權、方鋒培、馬良卿和我四人到 Shore Excursion Desk 買到了 San Diego 市遊的票。墨西哥 Ensenada 遊已客滿。鋒培很有耐力，等了一段時間，僥倖也購下。

四月五日船泊聖地牙哥 San Diego，這是 California 的發源地。一五四二年探險家 Juan Rodriguez Cabrillo 在此登陸。二百年後傳道人，軍人，西班牙殖民在 Presidio Hill 草創一村，一七六九年已成為一頗有規模的小鎮，即現在舊城的地點，屬西班牙王國的旗下。一八二一年墨西哥脫離西班牙獨立。San Diego 被頒予 Pueblo 身份，與其他印第安人建的小鎮同級。一八五零年美國擊敗墨西哥，吞併了 California，San Diego 正式成了美國西岸的名城，有長足進展，成了南加州的海上明珠。

個半鐘頭的市內遊認真是蜻蜓點水，但點不到此城的精華，給我執筆無限困擾。首站 Balboa Park，是一千二百公頃 acre 的公園，堪稱美國市內公園面積最廣袤的。內藏十五間博物院，幾座遍植琪花瑤草的雅麗小園，還有收羅搜集世間珍禽異獸的大動物園。車子停在訪問中心小歇。在鬱蒼喬木，高瘦棕櫚旁，矗立些淡黃色的 Spanish Revival 風格建築物，以圓拱門，方形牆，圓筒塔最為顯著。橫越大馬路是蔥翠的草坪。在一棵棕櫚樹前，築有一四方黃石台，上有一人一馬青銅雕刻像，這是西班牙探險家 Vasco Nunez de Balboa(1475-1519)，立馬山林，憑高眺望，手揮長旗，威風凜凜。一五一三年他跨過巴拿馬地峽 Isthmus of Panama，從大西洋岸走到太平洋岸，成為第一個領探險隊伍抵達和見到太平洋的歐洲人。公園是紀念他命名。龐大和宏偉的 Balboa Park，我見到的就是這滄海一粟。至於園內蜚聲國際的大動物園，不是望門投止，而是過門不入呢！

以後是「遊車河」式的走馬看花，再沒有停站。駛進小意大利，除了餐館和酒吧用意大利文作招牌外，和美國大城市內任何一區無異。多年前遊天津的小意大利，就有很獨特情調，因很多建築物都是仿威尼斯，類似 Las Vegas 的 Hotel Venezia。導遊告訴我們，San Diego 的小意大利是美國最大的，人口之多，勝於舊金山的加紐約的總和。我認為若有機會多於小意大利流連，和本區人接觸，在其餐館內用膳，定會領會到意大利的風貌。舊城 Old Town 又稱煤燈區 Gaslamp Quarter。這是加州的起源，第一批西班牙殖民在這裡建家立業。內有很多維多利亞時代的樓房。上世紀中曾一度淪為紅燈區，色情泛濫，藏污納垢之地。三十年前來一大革新，舊城面目全非，充斥着簇新的戲院，餐室，劇場，大小商店。蛻變為「戶盈羅綺，市列珠璣，競豪奢。」

旅遊車越長橋抵達 Coronado 島，讓我們對一八八八年開幕的 Hotel del Coronado 外貌作驚鴻一瞥。此龐然大物白牆，紅屋頂板，佔地兩個街口，曾被譽為世界最豪華宏偉的賓館，寓居客包有多任前總統和難以計數的電影明星。它亦是很多電影拍攝外景的場地，最著名為 Marilyn Monroe 的 Some Like It Hot。可惜我沒有機會進內憑吊，追懷它昔日的光榮。

四月六日晨遊輪已進入墨西哥海域。Ensenada 是最後的一站。Ensenada 雖算是一五四二年為西班牙人建的古城，沉寂了二百三十年，直至一八七二年在附近發現金礦方被人注目。一八四八年墨西哥兵敗，一大塊北門土壤被逼割給美國，重要港口舊金山和聖地牙哥也隨之淪陷。Ensenada 躍起成為墨西哥北部最

重要的太平洋海港。二十世紀初期此城是紙醉金迷之地，美國豪富名人蜂湧而來，如 William Randolph Hearst、Bing Crosby、Lana Turner。芳齡尚未足二十的 Rita Hayworth 曾在此表演熱情脫衣舞。今天的 Ensenada，既是墨西哥重要商港，又是旅遊大站，憑多色彩的街道，俏麗怡然的風景，令人薰醉的葡萄園，耐人尋味的歷史吸引着很多遊輪在此駐足。

碼頭上早排滿一列巨型旅遊汽車。趙文權、方鋒培、馬良卿和我被領往其中一座。除從南美洲回家，曾在 Mexico Ci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小停外，這是我第一次涉獵墨西哥，心情雀躍興奮，可想而知，遺憾地導遊英文不流暢，經驗又不夠，車子一開，奔馳了個多鐘頭，也不知目的地在何處。一路農村景色，且一新耳目，比美國的疏落簡樸得多，只有Subway招牌是熟悉的，原來這快食連鎖店竟南下至此。

車子停在一空曠地，我隨着人羣向前走，兩邊都是賣紀念品，衣裳，熟食的檔口，我猜想已到了 Punta Banda 半島，目標是觀光「粗暴的鼻息」La Bufadora。步着小徑，穿過宛若長手套般兩邊擠擁的小販群，行到盡頭，便是那噴泉了，浪花灑濕了地面和觀光者的衣襟。參差峭嶙的石崖底有一小洞穴。風、浪花、回潮激湧入此小洞穴。突然而來的壓力逼海水滾入穴背頂一通氣孔，向上升騰，高達三十公尺的噴泉像快箭般向天空急射，蔚成奇觀。民間傳說有一鯨魚被困在小洞穴，時而發出粗暴的鼻息。回程行入一小店，購買一小娃娃給我的國際人物搜集珍藏。文權三人拋離我回停車場。出來時見黃秉權、魯德華，朱一美三人緩緩行前。我隨他們進入一白色小屋，裡內有不下十個嬰孩小虎，小豹，非常趣怪可愛。這是我們的導遊沒有提及的意外收獲。

回到市區觀光另一景點 Riviera del Pacifica，這是一九三零年建的 Spanish Revival風格的豪華旅店和賭館。見到一雪白建築物，大門旁欄杆的小斜坡，盤景式種了很多植被，鶴立雞群般的紫藤花Wisteria開得燦爛的一大叢為主角，鮮艷奪目。裡內有很多大廳。天花板是彩色木雕幾何圖案，懸掛了長長分枝鐵燭台。牆壁弧形陷入的地帶都有一幅圖畫，顯示出當年的聲色犬馬。例如一裸女躺在一裸男膝上。醇酒、美人加上賭博。這是人間天堂或人間地獄？現在的Ensenada，禁販賣色情和公開賭博。當年的賭館改為博物館，展覽Baja California歷史，包括早年的本土文化，十八世紀西班牙傳教史，及從歐洲帶來的傳染病對原居民的殘酷摧殘，附有陳年照片，英文和西班牙文的詮釋。

七晚遊輪內的晚餐都在船尾第六層甲板 Botticelli 餐廳。我被編在六號桌，和趙文權、江達信、黃秉權和陳瑞君夫婦一起。以後同檯進膳多是此四人。有一晚黃煥慶、黃新芳夫婦坐在身旁。他們是我四月一日上船首先見到的。後來因為進出時間不同，很少會面。我不能忘懷他們嫁女時在莎士比亞園（金門公園內）設的典雅婚禮和羊城餐室的夜宴，席設噴水池旁。遊輪每晚有不同烹飪，國際菜式。早餐和午餐，文權與我上十四層高的甲板內 Horizon Court。晚飯時見到首飾藝術設計家歐陽璧芝。她很有天才，作品在名店 Gump's和Orientation都有出售。曾在舊金山華埠文化中心開展覽會。我亦有前往欣賞。有一次她用的古玉牽連到南北朝時北周名將獨孤信，我說及他的歷史，璧芝聽得很投入，羅愛碧是我小學時同學。她和丈夫 Wilson Woo及外孫兒Drake同來。我也只能在晚飯前略道寒暄。江達信向我誇說第五層甲板內的 Alfredo's Pizzeria 意大利薄餅熱脆可口，齒頰留香。文權和我在一天午餐時破例往彼一嚐，果然名不虛傳。離

席時朱啟鵬和嫂夫人蘇昭熹(Aliette)步入。知音者不乏之，信然也。啟鵬是輝社網站復興後的掌門人，歡迎同學們投稿。

分手時臨別依依，希望十一月香港再會，這鑽禧第一炮非常成功。其實還有一前奏和一尾聲。前奏是王祖良豪宅家宴。十年前金禧時他已辦過一次。三月三十一日晚他宴請輝社同學，包括灣區的翁希傑、孫必興、胡露施、霍秀森……外地的江達信、趙文權、魯德華、朱一美……。他和二哥祖棠請廚師到會府上烹飪名菜。並邀請音樂家多人飯後演出節目娛賓。其中有一鋼琴名家，一菲裔女高音，曾在紐約參加「國王與我」演出。江達信也客串登場。他有渾厚的男中音，唱 My Way 不讓 Frank Sinatra 鰲首獨佔。十年前舊金山輝社金禧時我用他唱的Hello錄音作輝社同學金禧出場的音樂。祖良家居海崖區。大廳充滿古物，有龐大的郭子儀像。玻璃窗外遠眺金門橋。室外倚山園沿山坡而建。淙淙流水從天然小溪瀉入大金魚池，廿多尾疊彩游魚在享受着魚水之歡。樓下大飯堂筵開五席。四角和桌上擺滿鮮花。祖棠、祖良很有故人情。如此盛會，一而再，是很難得的機緣。我在遊輪上驟見到他們兄弟，是第二個驚喜。尾聲是翁希傑邀請朱一美、魯德華、胡露施、霍秀森、趙文權、黃秉權和我往幽森密地 Yosemite 去作四日三夜遊。後來魯德華因家事趕回紐約，我因船上食用導致我血糖突升，急於回家慢慢降低數目，只好多謝翁希傑、葉秀瑜夫婦的盛意拳拳。順便一提，這本是灣區同學預設的節目，後來因二位司機另有他約取消了。希傑大車只能載八人，所以約經常同旅行的幾位。此行的山明水秀，有待黃秉權執筆報導。

從幾次報導中，讀者定覺得輝社同學間的情繫非比尋常。友誼這東西，我借哲學家柏拉圖 Plato 的偉論作解說。他說現實的形象是隨時變動的，只有超越的概念是永恆的。我們曾經是好友，或是生理和地理的因素，或是桑榆晚景，志趣分歧而漸趨疏遠，甚至陌生。我要強調「曾經」二字。蘇軾曰：「客亦知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若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儘管朋友不能再聚首，只是形象的變動。曾經好友的關係，永不能磨滅，這是概念的永恆。友誼如水和月般，雖似逝而未去。雖似虛其實仍存在着。



輝社同學參加慶祝離校60周年遊輪